

武夷新语

# 敬畏文字

□张桂辉

近来发现,神圣的文字,在一些人眼里,如同泥巴团,要怎么捏,就怎么玩;想怎么玩,就怎么玩。走在街头巷尾,留意招牌广告,错字别字,不说比比皆是,却也屡见不鲜。如此这般,说轻点,是对文字的不敬;说重点,是对文字的亵渎。

如,垃圾写成“拉圾”,家具变成“家俱”,装潢成了“装璜”。又如,某商品包装袋上,“真材实料”等八个红色大字中,“真材”的“真”字,“肚子里”三横,变成了两点;材字右边的“才”,一撇变成一提。又如,某商品上的“官栈”二字,官字下面封口那一横,左右都很狠“出界”了,变得丑不像丑,官不像官;栈字,从木从戔。右边的戔,上面一横短,下面一横长,广告创作者,偏偏反其道而写之——上面一横很长,下面一横很短。因为从未见过这两个字,还以为是自己“有眼不识泰山”。上网搜索,才知确是官栈二字。

少数企业把关不严,设计人员水准

不高,情有可原的话,连自己的名字,都写成错别字,就令人大跌眼镜了。近日,看到一本新书,序言落款三个字,系作者的硬笔签名。书法不敢恭维,字体其貌不扬倒也罢了,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名字中的“喜”字,头上明明是个“士”字,却硬生生写成“土”字。不知是“喜土不喜士”,抑或是“习惯成自然”,下面那一横,不是长一点,而是长许多,下面那一横,不是长一点,而是长许多。

不论何人,只要会写几个字,一定少不了自己的名字。这个“喜”局长,年近五十,从小到大,不知写过多少次自己的名字,却“一意孤错”“坦然展示”,着实匪夷所思。其所以然,不是不认真,而是不在乎。说白了,是对文字缺少敬畏意识。

厂家的广告、店家的招牌,在它付诸印刷前,没有几个人见过,出错不足为奇。而一个人,在几十年的成长过程

中,从同学到同事,从家人到友人,从老师到领导,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发现,没有一个人纠正呢?我相信,只要有一个人,一次郑重其事、认认真真地纠错,“喜”局长就不会一如既往把“士”写成“土”的。

人非圣贤,难免做错事,也会写错字。20世纪90年代初,电脑还是稀罕物。办公室小张,教给我们拼音输入法。一次,一篇材料完稿打成蜡纸后,交给宣传科小徐油印。办事认真的小徐看过一遍,发现一个错字——“伺机”写成了“司机”。我闻过则喜、立马改正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记得小徐这个“一字之师”。

小小文字,大大功能。如同“一句话说得人笑,一句话说得人跳”一个道理。一横一竖,一点一钩,一撇一捺,不同的结构,组成不同的文字,再由文字组成词和句,便能产生神奇功力,发挥很大的作用,折射不小的能量。

文字,是五帝时期轩辕黄帝的记录官员仓颉创造的。仓颉,天生聪慧贤德,传说长着四目,通过观察动物的形态,成功创造了文字,从而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。从那时开始,文字串联着古今,延续着历史,书写着辉煌。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,她的每个字,都是一首优美的诗,一幅美丽的画。这个国家就是中国。”

文字,是灵动的精灵;文字,是悦耳的音符;文字,是智慧的结晶。任何一个文字,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含义。既不能信手涂鸦,随便多一点,或者少一点;也不能随心所欲,盲目长一些,刻意短一些。敬畏文字,是必然的选择、明智的举动,是无言的要求、谦逊的品格,是文明的体现、恭敬的态度。一言以蔽之,敬畏文字,敬是对文字的由衷尊敬,畏是对文字的真情感拜。只有敬畏文字,才能使老祖宗创造的文字老当益壮、充满生机。



游目骋怀

## 山村之梦

□邱灵

远山是给时间松绑的绳,弯弯曲曲拉扯延伸,不用管将去的地方有多远,只管动身前去。

“十里湾环一浦烟,山奇水秀两鲜妍。渔人若问翁年代,为报逃秦不宋年。”这首广为流传的《霞浦山》出自宋代诗人、词人谢邦彦的笔下。当年,他从一片叫柏洋的山乡走出去,晚年又辞官回到了故里。故园是诗人一生中的梦境,不论行向何处,牵念起的都是这一番桃源景象。

柘头亦是如此,像是远方伸来了一双大手,一把将你拉住,带你出逃,逃出市嚣,逃出工作,抬起头,看骄阳不时躲进云层,洒下片片阴凉,看陆转的山路忽隐忽现,看一抹鸡蛋黄跳出绿色山林,看一张老照片里的宅院变换了今世的样子,看一垄又一垄的葡萄棚架规模可观,直到迷迷糊糊中被两串鞭炮震醒,升腾的白烟氤氲出几缕纯朴热情的笑脸,才确定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坐落在霞浦县柏洋乡的小山村——柘头。

或许是现实中的高和远造就了它的遗世独立,又或是传世的奇诡从来就默默绽放在人迹罕至的地方。

小小的柘头村,自开基祖谢十九公徙居以来的700多年间,孕育出进士、诗人、词人、秀才等诸多名士,有着“进士故里,秀才家乡”的美誉,还曾在一年考上了18个秀才,被乡里称为“十八学士村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柘头亦涌现出不少各阶层文化人。

有人说,“家有名人,谁人不争”,尽管关于谢邦彦、谢翱的故里之说还存在争议,但柘头人始终恪守“耕读传家”“读书是福”的家训,使之浸润在柘头村的里里外外和每一个谢氏后裔的心中。今人在村前塑起“谢邦彦雕像”,在

大伯是个卖鱼干的小贩,说起他走村串户的经历,如同当年他骑的那辆老式凤凰牌自行车一样悠久。

记得上五年级的一个周末,我出于好奇跟着大伯去卖鱼干。他卖鱼干的路线是固定的,都是往县城方向走,经过各个村庄进去卖一圈。一进村,大伯就像很多生意人一样吆喝起来,没一会儿工夫好些村民都围了过来,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拿起鱼干尝了起来,有些人甚至挑大的,大伯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行为。我瞪大眼睛瞧着眼前的场景,时不时拉拉他的衣角。可大伯像没听到我传达的意思一样,只顾着招呼这些老伯、老婶。等顾客都散去之后,我连忙小声提醒:您是来做生意,不是来打广告的鱼干也不是白菜价,再怎么让所有围过来看的人都品尝,是会亏本的。大伯摇摇头笑了,把他的那一套买卖不成仁义在的生意经搬了出来。

话音刚落,又来了一拨顾客。在这一拨人中间我看到了一只欲伸未伸的黝黑小手,我顺着那只手看了过去,这是一个长得有些营养不良的瘦小男孩,他一身穿着显得有些陈旧,脚上并没有穿鞋,但眼睛炯炯有神。这次我不再吝啬,拿了一条胖鱼干走到小男孩的面前要塞给他,可他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去。我认为他是害羞不敢接,没想到他把手缩回去往裤子上擦又擦,好像试图把手擦干净。当他再次伸出手时,手上黝黑的颜色并没有明显的改变。我以为他这次会接我的鱼干,没想到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有些旧的五角钱人民币,低着头小声说:“我,我是替奶奶来买鱼干的,五角钱就好。”我瞬间没了兴趣。五角钱能买什么?都不够添秤头……我在心里嘀咕着,心中不免有些不屑。

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,我以为大伯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,没想到他时不时往我们这边投来关注的眼神。五角钱的生意,大伯竟然也做。但这次他并没有用秤子称出分量,而是用手抓了一把放到白色塑料袋里,拿到小男孩的面前要给他。小男孩有些迟疑,并没有立马接

村中兴建“闽东谢翱文化园”,修复朱熹曾造访过并题写了“岚坪书院”石刻碑文的原址,在谢氏大宗祠中供奉“谢安公雕像”,设计洋洋洒洒的百福篆,以及在重大节庆里举行拜谒先祖、团结族情、为学子奖励学金的盛大仪式,这些都无不彰显着柘头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,而流传在坊间的奇闻趣谈,也一次次在谢氏子孙的回忆里、言语间、笔耕下重现:相传谢邦彦为了读书不被打扰,常常用木梯爬上草楼,让人抽出木梯,自己躲在草楼里勤读,为此留下“抽梯苦读”的佳话;在过去,柘头村家家户户的厅堂都挂着一个“字纸篓”,用以装放废弃字纸,并被要求送到溪边焚化,以示爱惜字纸,尊重文字,至于焚化也有一番讲究;还有一件趣谈,据说嫁进柘头村的媳妇三年后都可以写对联了……凡此种种,都成了今生今世的证据,印证着柘头人对读书育人的重视,对先辈生活的怜惜,对乡风民俗的延续,对文化、历史的敬重和传承,我想,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,是他们的根和源。

其实,曾经有过的生活,谁能说出全部的真相?即便证实了以往的生活,一个小山村的兴衰又有谁来见证?

一条贯穿村里的溪流流淌着清澈的山水,溪边一溜叠错的瓦房依稀可见旧时风貌。生活在村里的人已经少得可怜,昏昏欲睡的老者,悠悠行走的大娘,就连时间都倦怠了,倦怠得就像泡在水池里开瓣的苦瓜,一点也不想被打捞起来,继续做个仰面躺着的漂流者吧,漂到哪儿就搁哪儿。

不远处绿油油的稻田呈现着另一番气象,在这个扬花授粉的季节,成群的蜜蜂嗡嗡振翅,马力十足,紫莹莹的茄子,光洁可人,却无人采摘,一些坠着枯藤干瘪了。直到田家餐桌上摆满了鲜美无比的果蔬和畜肉,才又一次感受到烟火人家的气息和山野地头的勃勃生机。

这是我看到的柘头,荣耀与沉寂,原始与新生,柘头人尊崇的“第一等好事是读书”,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,都是一粒种子,伴着柘头人出生成长,哪怕漂洋过海,都能开花结果,就像是一场梦,在梦里一回头,就看到前世的一双巨翅,迎着风一开一合,用它的力量,在今生的梦中飞翔。

新人新作

## 最小的生意

□胡奇芳

手,他显然也看出了白色塑料袋里的鱼干分量。这足足有五元钱了。大伯见他没接,轻轻地把手拉出来,把鱼干袋子递到他的手里,温柔地对他说:“这里面有一部分鱼干是奖励给你帮奶奶做事的。安心拿好鱼干回家给奶奶,你是个很棒的好孩子。”小男孩愣住了,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此刻的大伯仿佛一道光,把他的世界都照亮了。大伯示意小男孩接过鱼干,这次他不再畏怯,接过鱼干顺手把五角钱递给了大伯,一直说着谢谢,而后飞奔回家了。



10月新人 胡奇芳,1990年生,漳州平和人,中学教师,作品散见于报刊。本文为新作之三。

诗路花语

## 敲开明月的门

(外二首)

□郭永仙

今夜风正好  
我想乘风去拜访月亮  
桂花的手法学着飘雪的模样  
洒出都是带着芬芳的星辰  
我不知月亮的重量  
悬在空中是一块涂抹银色奶油的月饼

月亮的记忆中记着多少古人与今人的事  
有时在东边有时在西边的月亮  
是那副容颜  
在城里抬头望月  
就听见乡间秋虫的歌吟与最后的蛙鸣  
在乡村望明月便将乡愁邮寄往远方

不管阴晴圆缺  
月里的苍茫总在期待一次植树造林  
就算有桂树那也是一棵旷世寂寞的树  
嫦娥与吴刚是明月唯一的爱情故事  
这是中国式的古老故事  
夏天可以延伸到秋日 燥热还在燃烧  
只有月光的冰凉可以慰藉心灵

十五的时候我想揣几块月饼  
沿着天阶的月光一路向上  
我只想去向个明白  
是谁修补了十五之前残破的月亮  
这时候敲开明月的门  
会是谁来开门

### 荷舞

炎热的午间  
羊蹄说出朵朵胡话

水中的荷花说 这辈子都在清凉  
红荷白荷甚至黄荷看翠鸟捕鱼

温水中的鱼只觉一阵凉意  
翠鸟得意地笑出几朵花儿  
一群群风被驱赶过来  
台风只是在太平洋形成胚胎

水中的荷或者是莲都记下了曲谱  
按照曲谱跳出一支支舞  
一只大鱼在舞曲中跃出水面  
翠鸟只能摇了摇头

### 涟漪之上

清澈是春水的容颜  
春风的柔指拂过水面  
流水的起伏弹奏乡村纯美的乐曲

桃花坐在涟漪上  
鱼儿也感到赏心悦目  
一条桃花溪流出一弯明月

一些忧伤我都能听懂  
你不说我也能明白  
这流水要走多少路程谁也不知

溪边的桃树是前世的魂  
绯红的脸颊醉了春风  
你童稚的声音点亮寂静的小村

拱门一样的竹林搭成长长的通道  
夕阳西下的时辰每一片竹叶  
插满阳光赠予的金色羽毛

板栗古板的刺脸上咧着嘴笑了  
季节开始成熟不再嬉闹  
果实审视自己一年来的思考

桃花溪水瘦了又瘦  
水还未寒 溪滩爬上鹅卵石上  
你乘着午间温热的阳光摸溪滩

乡村召唤你一次次回家  
只有在满目翠绿中心才找到依靠  
而涟漪上的乐谱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曲目



百姓记事

## 多泥

□黄水成

上打理的菜园日子日渐摆荒,家中的柴火也烧得差不多了,大人们从繁忙的农活开始转向打理菜园子,忙着上山拾柴。

时光打个转,就到秋季入学时。乡下的孩子心野,总是人在课堂,心在山梁,老想着课堂外的有趣事情,这时最

牵挂的自然是漫山遍野乌黑发亮的多泥。往往还没到周末,就开始招集小伙伴,提前从椅角音里找出尘封的竹篓子洗净,一到周末放学,大家飞奔回家,书包一丢,吃碗剩饭胡乱填下肚皮,或抓上几条地瓜边走边啃,便往山上跑。



大家都熟知那座山头的多泥最多,从不绕弯路。从我们上端村,到肥猪下槽那座山冈再往坪寮,再绕回瓦窑寨或从赤泥岭回来,这几座山头多泥长得最稠最密,是我们年年光顾摘多泥的最佳路线。一到山上,大家各自散开,从山脚到山冈再到山顶,再从山顶往山脚,沿着丛丛多泥从拉网前进。山冈上,一整片一整片的多泥丛中,一颗颗圆溜溜黑得发紫的多泥,就是无声的邀请。这些乌黑发亮的多泥就像一颗颗黑珍珠,挂在枝叶间飘摇欲坠,轻轻一碰便落入掌心。此时,仿佛整座山冈都成了多泥果园,成了我们采集的乐园。

每颗多泥底部都留有花萼退去的五个小叶片,就像一个微型的壶,很卡通的造型。果实越饱满,这叶片越显得不成比例的小,却很方便用手捏着。这时,捏着小叶片再轻轻一挤,从树上摘下来那个小眼儿便会爆裂开来,多泥那蓝莓果冻般的原浆便要溢出来,还有多泥中间那根乳白色的小芯也跟着出来。去掉白芯,贪婪的小嘴一嘬,一股幸福感便从心底涌上来。每看见一颗颗透透的多泥,都是一阵欣喜,大家边摘边尝,幸福成倍增长。尝够了多泥,也装满了竹篓,再迎着霞光,大家一块唱多泥的童谣回家。

这种酸甜适度的野果直接吃最爽口,也有人用来酿酒。这一竹篓的多泥足够全家人享用一阵子,有些人甚至会拿到集市上卖,还有些人用来泡脚。而我们多是用了解馋,用来慰藉辘轳饥肠。金色的童年,因为有多泥相伴而变得流光溢彩。这些长在山上的鲜果,成了童年最好的礼物,烙在心上成了永恒的记忆。